

一、一代宗師

摩普綏提亞的狄奧多若，大約於西元三五〇年出生在敘利亞的安提阿（ ANTIOCH / Antioch），三八三年被安提阿主教弗拉維安（Flavian）按立為教士，三九二年被祝聖為摩普綏提亞主教，直至四二八年在其任上去世。¹對於狄奧多若的生平，我們了解得並不多。據學者考證，狄奧多若家境殷實，其父為當地官員，其兄弟波利克洛尼烏斯（Polychronius）日後亦為主教，而其侄兒佩安尼烏斯（Paeanius）則在君士坦丁堡擁有一個重要的民用郵驛。²狄奧多若早年在貴族學校裏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其師李巴尼烏斯（Libanius）系當時的修辭學名師，在東羅馬諸省享有很高的聲望。作為安提阿的「官方智術師」（official sophist），李巴尼烏斯學承雅典，是當時倡導希臘主義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追慕希臘古典哲學，視修辭學為生活方式，³因此，李巴尼烏斯的學校儘管以修辭學為主業，但學子們在哲學方面無疑也受到一些潛移默化的影響。李巴尼烏斯本人浸淫希臘學問日久，故也熱衷於希臘異教，但他在宗教上持較為開明的態度，其學生中不乏約翰·克里索斯頓（John Chrysostom, c. 347-407）、狄奧多若、大巴西流（Basil the Great, c. 330-379）這樣一些在日後對基督教產生重大影響的人物。

-
1. 參 Patrick W. Carey & Joseph T. Lienhard (eds.),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ristian Theologians* (Westport, CT: Greenwood, 2000), p. 497。Frances Young, Lewis Ayres & Andrew Louth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Christian Literature*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347。案：摩普綏提亞隸屬基利家。“ ANTIOCH / Antioch”又譯「安提阿」或「安條克」。（參看張星烺編注、朱傑勤校訂，《中西交通史料彙編》〔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1977〕，頁 12、48-49）。
 2. Frank N. Magill (ed.), *Dictionary of World Biography: The Ancient World*, vol. I, (Chicago : Fitzroy Dearborn, 1998), p. 1133.
 3. Raffaella Cribiore, *The School of Libanius in Late Antique Antioch*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44, 65.

據五世紀教會史作家蘇格拉底（Socrates）、索佐門（Sozomen）等人的記載，狄奧多若與約翰·克里索斯頓是世交、同窗和知己。約翰·克里索斯頓辯才無礙，深得修辭學之精要，故有「金口約翰」之美譽。約翰·克里索斯頓的書信是我們了解狄奧多若生平的重要文獻，其晚年遭遇流放期間（404-407）寫給狄奧多若的一封信，還念念不忘地提及了後者的深情厚誼：「狄奧多若的愛是如此真摯、熱切，如此忠貞、不渝」，正是這種拳拳之愛給了流放中的作者以心靈上的慰藉——「一顆如此敏達而高貴的靈魂，因着這靈魂的愛，我心中便有了一個如此珍貴、如此富饒的寶藏，令我在流放的境遇中得享異乎尋常的慰藉。」⁴這誠然應了中國的一句格言——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在狄奧多若的早期求學生涯和靈性生活中，約翰·克里索斯頓無疑是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正是在約翰·克里索斯頓的影響之下，狄奧多若加入了大數的戴阿多若（Diodore of Tarsus）的隱修學校。他們在戴阿多若的指導下，開始在理論（「釋經」）和實踐（「禁欲苦修」）兩方面接受系統的訓練。然而，其時狄奧多若正戀着一名叫做荷妙涅（Hermione）的美麗女子，並且到了談婚論嫁的地步，所以他就離開了這個禁欲苦修的兄弟會。在此情形下，約翰·克里索斯頓接連給好友寫了兩封勸誠信；他在信中設身處地、苦口婆心，又是勸勉又是警戒，可謂極盡諍友之能事。他說：人不免犯罪，但沉溺罪中便是邪惡了；一時墮落未必傷及靈魂，但墮

4. Alphonse Mingana, "Prefatory Note", in Alphonse Mingana (trans.), *Commentary of Theodore of Mopsuestia on the Nicene Creed* (Cambridge: W. Heffer & Sons Limited, 1932), p. 3。參 Philip Schaff (ed.), *Nicene and Post-Nicene Fathers: First Series, Volume XIV: St. Chrysostom: Homilies on the Gospel of St. John and the Epistle to the Hebrews* (New York: Cosimo Inc., 2007), p. 87.

落到底就是靈魂的敗壞了。⁵約翰·克里索斯頓的勸誠，朋友們的努力，終於奏了效，狄奧多若重又回到了獨身生活之中，並且將其一直保持到終老。

約翰·克里索斯頓對狄奧多若早年的苦修生活的見證，無疑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他白天苦讀不輟，夜晚禱告不止……長時禁食、席地而臥，另有種種苦行。」(ὅλαι μέν εἰς ἀνάγνωσιν ἡμέραι, ὅλαι δὲ εἰς εὐχὰς ἀνηλίσκοντο νύκτες... ηστείας τε συνεχεῖς καὶ χαμενίας καὶ τὴν ἄλλην ἀσκησιν.)⁶不過，我們在這裏還要特別談到戴阿多若在釋經方法和神學思想上對狄奧多若的影響。作為敘利亞安提阿學派的奠基人，戴阿多若有諸多釋經著作（據蘇格拉底和索佐門記載），但可惜大都軼失了。從現存的《〈詩篇〉第一至五十一篇疏》來看，若撇開其在「語言上和文本上的盲點」不論，則其釋經方法依然有脈絡可循：一方面是「字解」(κατὰ τὴν λέξιν)與「考史」(κατὰ τὴν ἱστορίαν)，另一方面是「辨析」(θεωρία)以「探求精義」(κατὰ τὴν ἀνγαγήν)。戴阿多若認為，只要後者無損於前者，則兩條進路並行不悖。⁷戴阿多若的這一釋經原則，直接影響了狄奧多若。如果說約翰·克里索斯頓（金口約翰）更多地繼承了李巴尼烏斯的修辭學衣鉢，那麼，我們也可以說，唯有敏達、精進的狄奧多若是戴阿多若釋經學的真正衣鉢傳人。不僅如此，日後將此一釋經原則發揮到極致，並且對安提阿學派基督論做出進一步明確闡述的，是這位狄奧多若；日後在東方教會與乃師一同受到尊崇的是這位狄奧

5. 參 Schaff (ed.), *Nicene and Post-Nicene Fathers: First Series*, Volume XIV, p. 7.

6. Mingana, "Prefatory Note", p. 3.

7. Robert C. Hill, "Introduction", in Robert C. Hill (trans.), *Diodore of Tarsus: Commentary on Psalms 1-51* (Atlanta: GA: 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 2005), pp. xix, xxiii, xxv.

多若，在西方教會同受異端罵名的也還是這位狄奧多若，他們師徒二人，真可謂是肝膽相照、榮辱與共。

西元三九二年，狄奧多若就任摩普綏提亞的主教，其後近兩年時間，他依然與老師戴阿多若保持着密切的聯繫，直至老師去世，他接過了安提阿學派首席經師的席位。他的著作在摩普綏提亞、安提阿教區及其周邊地帶深受歡迎，他憑藉着深刻的神學洞見，成了安提阿學派的靈魂人物。作為教父時代彼此抗衡的兩大經學學派，安提阿學派與亞歷山大利亞學派（the Alexandrian school）在思想立場和釋經方法上有諸多分歧，在此我們略述兩點：

其一、在釋經方法上，亞歷山大利亞學派採取寓意解經法，注重尋找和解釋《聖經》敘事的屬靈意義；而安提阿學派則採取字義解經法，注重訓詁和歷史背景的考察，而在寓意闡釋和預表學（typology）上保持着謹慎和克制的態度。比如對《約翰福音》開篇第一句，狄奧多若等安提阿經學家即偏向將其讀作「太初有言」（*αρχή/Word*），因為他們極為重視發掘「言」的字源意義和基礎意義。⁸

其二、在神學思想上，亞歷山大利亞學派採取的是「道一肉」基督論（Logos-sarx Christology），突出的是「道成肉身」（incarnation）教義，而安提阿學派則採取「言一人」基督論（Logos-anthropos Christology），突出的是「聖言同人」（*κοινωνία τοῦ λόγου/enanthropesis/inhumanation*）的教義（強調基督人性的救贖意義）。⁹

狄奧多若才思敏捷，一生著述甚豐。其流傳至今的

8. 參看本書 N41/147-N42/148（邊碼）的相關內容。

9. 這裏所謂「同人」，採取的是《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頌並序》中的用語。另案：格里爾邁爾（Aloys Grillmeier）最早使用 Logos-sarx 和 Logos-anthropos 的區分。參 George Herring,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From the Early Church to the Enlightenment* (New York: Continuum, 2006), p. 95。

基督論和童貞女瑪利亞問題上具有相同的理解。²⁹隨着上述努力，東西方教會逐步達成了諒解。而隨着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狄奧多若著作的敘利亞語寫本被陸續整理，並被翻譯成英、德、法、意等歐洲語言，狄奧多若思想的研究重又成了國際學界關注的熱點之一。

三、本書內容

狄奧多若的慕道期疏講集總計十六講，此即本書所收錄的《〈尼西亞信經〉疏講》十講、《主禱文疏講》一講、《洗禮義疏》三講、《聖餐禮義疏》二講。這是現存狄奧多若最重要的神學－經學－禮學著作之一，很值得我們去閱讀、思考和研究。

本書第一部分為《〈尼西亞信經〉疏講》。據明甘那考證，歷代文獻提及該疏講的情況如下：十四世紀初的艾比狄蘇《目錄》稱之為「論信仰之書」(The Book on Faith)，而十三世紀初的西爾特《編年史》則更為貼切地稱為之「三百一十八人信綱釋義」（所謂「三百一十八人」乃指參加尼西亞會議的三百一十八位教父）。六世紀教宗佩拉糾(Pope Pelagius)的書信以及第五次大公會議的決議中均將該疏講稱作「三百一十八位教父信仰告白釋義」(De interpretatione symboli trecentorum decem et octo Sanctorum Patrum)；而十八世紀的狄奧妥凱斯(Nicephorus Theotokes)則明確地將其稱作「尼西亞信仰告白解說」(έρμηνεία εἰς το Νικαιά σύβολον)。³⁰

三二五年召開的尼西亞會議是第一次普世教會大公會議，會期七十餘天，與會者包括康斯坦丁大帝，另有

29. Brock, 'The Syriac churches in ecumenical dialogue', 54-55.

30. Mingana, "Prefatory Note", p. 7.

紅衣主教們論及「和子句」的問題，表明景教遵循狄奧多若以來的傳統，不贊成「和子句」表述。³⁴

狄奧多若的《〈尼西亞信經〉疏講》總計十講，其中第一講闡述「我信獨一的阿羅訶、威嚴的聖父」乃是「敬畏阿羅訶之宗教」的基石。第二講進一步闡明他是有形、無形萬物的造主。第三講開始引述和探討信仰告白中有關聖子的表述：「我信獨一主耶穌彌施訶，阿羅訶的獨生子，一切造物中的長子。」第四講進一步闡明信經的核心思想：聖子與聖父同質。第五講闡述「披戴人身、同人出世」的教義思想，着重駁斥了阿里烏（Arius）、尤諾米、馬吉安（Marcion）、摩尼（Mani）、瓦倫汀（Valentinus）等派的異端思想。第六講講解「他由童女瑪利亞所生，並在彼拉多治下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第七講闡述復活升天、復臨審判的教義思想。第八講從披戴者與被披戴者關係出發，總結聖言同人、兩性相分又相融的教義思想。第九講至第十講的大半都在探討聖靈的神性、獨一性以及聖靈的恩賜，最後疏講又闡明了對獨一大公教會的信靠，並且總結了從信仰告白中生發出來的功用：使罪得赦、為肉體復活及永生。狄奧多若的《〈尼西亞信經〉疏講》有破有立，一氣呵成，充分體現了狄奧多若本人以及安提阿學派的神學和經學的根本立場。

本書第二部分包括：《主禱文疏講》（一講）、《洗禮義疏》（三講）、《聖餐禮義疏》（兩講），總計六講。這部分體現的是狄奧多若時代安提阿宗主教區的希臘語教會所使用的禮儀，它大約是在狄奧多若去世後不久被翻譯成為敘利亞語。據明甘那從語言背景及風格方

34. James A. Montgomery (trans.), *The History of Yaballaha III and Bar Saum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27), pp. 56-57.

面的考證，《〈尼西亞信經〉疏講》部分（即第一部分）與這裏的第二部分並非出自同一人的譯筆，而是某位譯者完成了第一部分翻譯之後數年，再由另一位譯者完成第二部分的翻譯。其中第二部分所涉及的洗禮和聖餐禮，與四世紀安提阿希臘語教會所通行的做法相一致，而狄奧多若注疏在其去世後不久便被翻譯成為敘利亞語，所以可以認為這一文本保留了當時的禮儀原貌，比現存其他文獻都要古老，因此顯得尤為珍貴。³⁵

狄奧多若的《主禱文疏講》總計為一講。主禱文源出基督、本於《聖經》，因而歷來備受重視。在古代教父中，西普里安[Cyprian]、德爾圖良[Tertullian]、奧利金[Origen]、狄奧多若、尼薩的格列高利[Gregory of Nyssa]以及奧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等人均有著作或書信論及主禱文。狄奧多若所使用的主禱文內容如下：³⁶

اَللّٰهُمَّ اكْبِرْ
سُبْحَانَكَ اَكْبَرْ
لَا يُلْفِتُنَا بِغَيْرِ حَقِّكَ
وَلَا يُخْلِفَنَا بِعَهْدِكَ
وَلَا تَمْلِئْنَا جُنُونًا
لَا يَنْهَانَا عَنْ حَقِّكَ
وَلَا تَمْلِئْنَا جُنُونًا

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你的名被尊為聖，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們日需的食物，求你今天賜給我們；免我們的債、赦我們

35. Alphonse Mingana (trans.), *Commentary of Theodore of Mopsuestia on the Lord's Prayer and on the Sacraments of Baptism and the Eucharist* (Cambridge: W. Heffer & Sons Limited, 1933), pp. x-xi.

36. 同上，頁 126。